

乌云 遇皎月

下

The dark clouds meet the bright moon

丁墨 著

乌云遇皎月，云散月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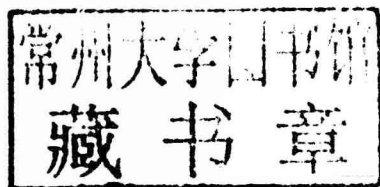


乌云 遇皎月

下

The dark clouds meet the bright moon

丁墨 著





第三十八章	邬遇十九	001	第四十八章	邬遇二十四	083
第三十九章	谭皎二十	010	第四十九章	谭皎二十五	090
第四十章	邬遇二十	016	第五十章	邬遇二十五	099
第四十一章	谭皎二十一	023	第五十一章	谭皎二十六	108
第四十二章	邬遇二十一	030	第五十二章	邬遇二十六	116
第四十三章	谭皎二十二	038	第五十三章	谭皎二十七	126
第四十四章	邬遇二十二	054	第五十四章	邬遇二十七	132
第四十五章	谭皎二十三	061	第五十五章	谭皎二十八	139
第四十六章	邬遇二十三	068	第五十六章	邬遇二十八	150
第四十七章	谭皎二十四	076	第五十七章	谭皎二十九	157

目 录

Contents

FOLLOW
THE
MOON



第五十八章	邬遇二十九	165	第六十六章	邬遇三十三	238
第五十九章	谭皎三十	172	第六十七章	邬遇三十四	254
第六十章	邬遇三十	181	第六十八章	谭皎三十四	263
第六十一章	谭皎三十一	190			
第六十二章	邬遇三十一	199	番外一	我们的幸福	267
第六十三章	谭皎三十二	205	番外二	四个伙伴一台戏	272
第六十四章	邬遇三十二	216	番外三	作家、教授与修理工的日常生活	276
第六十五章	谭皎三十三	223	番外四	沉鱼落雁	281



当谭皎抱住我时，我疼痛紧绷的全身，感觉一下子放松下来。那是一种倦鸟归巢的感觉。可我清楚，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我们必须安全离开。

陈宝珠还在发表一段又一段的悲伤宣言，谭皎提醒了两次，陈家人陷入了仇恨和指责中，依然没动。

火几乎是转瞬间烧起来的。从一楼就可以看到，外头一片鬼怪般爬升的红色火焰，热量马上传了进来。

我说：“先走。”谭皎扶着我上楼梯，只是隐隐望见，二楼窗外也是火光，包括我们之前住的那间房。这令我心头一沉，原本打算按原路跳窗的计划，落了空。

这时陈宝珠忽然说知道苏皖会放火，有办法救所有人出去。我心想既然她要扮英雄，最好扮到底。

“教授，”我开口道，“有什么事先离开再说。”

我的话，总算叫陈教授回魂，他劝了老太太两句，老太太铁青着一张脸，到底是让他扶着，跟着陈宝珠一起上楼。唐澜澜在最后。

然而我没想到，我劝动他们的行为却惹恼了陈宝珠。她在我和谭皎身后，走了几步，忽然开口道：“你们俩是不是太多事了？我的家人，有我去救。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不想理她，她是个疯子，是个杀人狂。谭皎却开口，很温和平静的声音，“不，我们只是在自救。其实要不是你杀了他们四个人，我们

俩现在也死定了，全靠你。谢谢了，陈宝珠。”

陈宝珠居然没说话，似乎也不迁怒了。

我之前就知道谭皎擅长揣摩这种不太正常的人的心理，但没想到她在这种关头还能这么沉得住气。我看她一眼，她偷偷抬头朝我机灵地一笑。

却没想到，另有沉不住气的人。

或者不是沉不住气，是即便疯了的陈宝珠，依然有人不放在眼里。

陈老太太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冷冷骂道：“陈宝珠，别做梦了，我们要你救？你真以为我会感激你？我会放过你？你害得这个家家破人亡，害得我们接近破产。等出去了，我再好好跟你算这笔账！你现在最好老老实实带我们出去……我怎么生了你这个畜生？这个禽兽不如的疯子！”

我不由得皱眉，这个时候激怒陈宝珠，实在太愚蠢。谭皎也明显紧张起来，看着陈宝珠。她站在楼梯口，没有动。那张脸今晚有过很多丰富的表情，都是装出来的。此刻却没有半点表情，宛如一潭死水。

陈教授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劝道：“妈，别说了。”

陈老太太却骂道：“你还护着她？你是不是跟她一样，也想害我，害这个家？都是你娶了冯嫣，招来了那些人！我含辛茹苦把你们养大，居然是这么个结局，你们都不是人，不是人！”

这下，连陈教授也不说话了。

我们一行六人走上二楼，陈宝珠低声说：“二楼角落厕所的防盗窗，我已经提前卸了，厕所水箱里藏了防火材质的披风，能顶一会儿，我们跳下去。”

谭皎忽然抓住我的胳膊，轻轻摇了摇头。我明白她的意思，陈宝珠的情绪很可能又受了巨大刺激，不知道待会儿会干出什么事。我点点头，示意自己会一切小心。

就在这时，沉寂许久的陈如瑛的房门，忽然砰的一声打开，声响之大，就像被什么非常强劲的力量一下子扯开。我们都抬起头，却没有

人出来。

我心中已有猜测，可那门口空寂寂的，就像个深洞，藏着陈如瑛的秘密。我知道，她一定还会出现，却不知道变异之后的她，又会是什么样子，拥有什么令人惊讶的能力。

陈教授咬咬牙说：“妈，我过去看看，如瑛还在里面！”说完他跑过去。

陈宝珠的脚步没停，一直带我们走进卫生间，她爬上窗户，手摸索了几下，便将防盗窗拆了下来。然后从马桶水箱里拿出七八个小包，递给我们，拆开就是简易披风。

火已经越烧越高，就快到这扇窗下面了。

这时，陈教授跑回来了，他的脸色不太好看。我问：“陈如瑛呢？”陈教授的精神却像是有些恍惚，答：“她……不在房间。”我一怔，又问：“那两个歹徒呢？”陈教授说：“我不知道。”

我和谭皎对望一眼。陈教授一定是看到了什么，却隐瞒着。

然而管不了那么多了。

陈宝珠打开窗户，说：“哥，你先下去，在下面有个接应。”陈教授原本有些犹豫，但看着火已经快烧到二楼了，终于还是跳了下去，听声音摔得不轻。

“你第二个跳。”陈宝珠对谭皎说，“这样你和我哥才能接住受伤的邬遇。”这个女人不疯的时候，显得异常果断冷静。谭皎也没有异议，她看我一眼，我点点头，她跳了下去。

陈老太太忽然问：“那我呢？”

陈宝珠小声说：“妈，让他们先下去，我和唐澜澜殿后，这样你在中间，前后都有人照料，比较安全。”

陈老太太哼了一声，没说话。

我爬上窗台，每挪动一下，全身都剧痛无比。陈宝珠在这时扶住我，我下意识说：“谢谢。”她笑了一下，火光映着她的脸，更显诡异。她说：

“去吧。这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我来不及去深究话语的含意，跳了下去。

谭皎和陈教授就站在下方。我的脚刚落地，整个人就摔倒了。谭皎想要接住我，却被我也带翻，我俩狠狠砸在雪地上。她发出一声呜咽，眼睛里却是关切而喜悦的。我知道她是摔痛了，压着我整个身体的重量。我想把她拉起来，自己却没有力气。陈教授帮忙，把我俩扶了起来。我和谭皎紧紧依靠在一起。

可剩下三个人，还没出来。

火已烧到窗户上了。

灼烫的热浪不断往我们脸上扑来。

“危险！”陈教授喊道，“快跳！”

此刻大概已接近清晨，冬日的山间，依然是昏黑一片。但山脚下的民居，已亮了稀疏的几盏灯。一定已经有人看到了火光，而后报警。而我，隐隐似乎已听到警车呼啸的声音，就在山脚之下。

我们三人不得不往后退了几步。

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楼上明显发生了什么，陈老太太发出非常凄厉的哭喊声：“畜生、畜生……放了我……啊，儿子，救我！救我！澜澜，救我……”

另外两个女人的声音，我们都没听见，只有陈老太太的凄惨叫声，在火焰的噼啪声中隐隐传来。陈教授大吼：“妈！妈……”

就在这时，一个人影出现在窗口，唐澜澜跳了下来。在地上滚了一段，身上也着了火。谭皎连忙放开我，跑过去，把她从地上拖起来，而后又用外套迅速拍熄她披风上的几点火苗。唐澜澜脸色发白，看我们一眼，就开始往外跑。陈教授一把抓住她，吼道：“我妈呢！她怎么还没下来？”毕竟现在，窗户那里空空的，看不到一个人。

唐澜澜抬起头，居然露出一丝嘲弄的笑，“不关我的事，是宝珠。”

陈教授如遭重击，脸色惨白，抬头再次吼道：“宝珠！宝珠！快和妈妈下来！快下来啊！我们原谅你，我们都原谅你！你别冲动！别做傻事！”

可是陈老太太的声音，再也没有传来。

回应他的，是一只手忽然扯过窗帘，将窗户遮上了。而后，火苗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猛地蹿起，将整扇窗、整面墙全部吞没。

我们四人被火焰的热浪一拍，不得不都往后退了好几步。陈教授趴在雪地上，哭了出来，“妈——”

唐澜澜爬起来，居然笑了，说：“死了好，哈哈，死了好！她不救我，我为什么要救她？”说完她也不管我们，抱紧身体，往外踉踉跄跄跑去。

谭皎拉起陈教授，他跌跌撞撞，失魂落魄，我们三人也往更远的地方逃去。

警车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清晰。

“一切都结束了吗？”谭皎问。

我抬头看着前方，那是通往公路的必经之路，在一片小树林中。火光将那里也照得明明暗暗，那里有三个人。

“还没有结束。”我说。

天空中的月亮，已经隐去了。太阳还未升起。整个天空昏黑一片。唯有迷暗的火光，笼罩住一切。

眼前的一幕非常诡异恐怖。

一个人躺在地上，他的脸还露在外面，所以我们得以认出，那就是苏皖。可他的全身，缠满了某种滴着黏液的银色丝线。就像一个虫卵，被从头到脚，缠成了椭圆形状。他的眼睛圆瞪，望着我们，显然已经没气了。

银色丝线的那一头，扯得很长，一直延伸到一棵树下。那里光线很暗，树边，站着个人。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是陈如瑛。

她从黑暗中，慢慢走出来。长发披散，还是平日那瘦弱的身形。可脸完全不是平常的样子。她整张脸是扭曲的，嘴张得特别大，像是被什么力量生生撑开，那丝线的另一头，就连在她的嘴里。

准确地说，是连在舌头上。她的舌头显得特别肿大，上面似乎还趴着个什么东西，几乎和她的舌头长在一起。她呵——呵——地吐着气，我这才发现她的眼睛也是混浊的。看到我们，她的眼里闪过凶光，抽回丝线，吞进嘴里，闭上嘴，又恢复了正常人的样子，沉默地盯着我们。

我却瞬间了悟。

原来那两个夜晚，不是梦。

陈如瑛……她具备了某种昆虫的习性和能力，黑暗中一直藏着她的秘密。所以我们过来的两天，很多时候她都托词感冒，戴着口罩。

她真的进了我的房间，以这副模样躲在黑暗中，缠住我，凝望我。

她一定也是在离开那艘船后，变异的。

我心中升起一股寒意。谭皎抓紧我的手，显然也被吓得不轻。陈教授则干脆吓得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嘴巴颤抖，说不出话来。他刚才在陈如瑛房间，看到的是不是另外两个被包成虫卵的匪徒？

那边还有一个人。

是冯嫣。她也坐倒在雪地上，双手捂着脸，望着陈如瑛，满脸的泪，但并无恐惧和惊诧。我顿时明白，身为母亲，或许她知道的比其他家人都多。

我们五个人，一具尸体，就这么安静对峙着。

警笛声越来越近，似乎还有急促的脚步声。

陈如瑛依旧保持盘踞姿态，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而后落在冯嫣身上，说：“妈，我杀了你的奸夫，你不高兴吗？”

冯嫣却跌跌撞撞站起来，似乎想要靠近陈如瑛，却有些不敢，说：“如瑛，他不重要。你别这个样子，警察马上就来了。我们走，马上走。”

“她这个样子多久了？”我问，也是想拖延时间。

陈如瑛抬起那模糊不清的眼睛，看着我。冯嫣哭道：“从半年前就开始了。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生病，后来越来越严重……就成了这样。阿遇，谭皎，请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否则她会被当成……如瑛，我们走，走啊。”

陈如瑛却根本没理母亲，显然今夜她受了不轻的刺激，又对陈教授说：“爸爸，我杀了妈妈的奸夫，你高兴吗？其实，我忍了很久了。我这个样子，才是最舒服的。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早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懦弱的女孩了。”

我突然想起一篇小说，卡夫卡的《变形记》。眼前的陈如瑛，是不是也和故事的主人公一样，渐渐失去了人性，习惯了昆虫的特性？同样是受那艘船的影响，我和言远虽然也有改变，明显却比她好得多。她却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说到底，她也是受害者。

“阿姨，你先带她走。”我说。

冯嫣连忙点点头，尝试靠近陈如瑛，而后低声哄道：“乖，如瑛，你看阿遇都让你先走……”

陈如瑛却再次看着我，而后叹息一声，“阿遇啊……”

我心中暗叫不妙。

“阿遇是我的，谁跟我抢，我就杀了谁。”陈如瑛说，“现在我什么都可以做到，再也不用站在你身后，看着你离开了。”她的眼中忽然涌出泪，话音未落，一条银色黏液丝线猛地从她口中蹿出，我一把推开谭皎，挡在她身前，那条丝线顺势缠住我的身体。力量之大，我根本无法抵抗，被拖着倒在地上，往陈如瑛滑去。

谭皎哭喊着想要抓住我，我吼道：“别过来！”瞥见陈如瑛目光一寒，丝线猛地收紧，令我腰腹一阵剧痛，我已被卷至她的面前。

我的脸离她只有一尺不到的距离。她看着我，恍惚地笑了。而后凶狠的目光扫向我身后的谭皎，我知道她想再次吐出丝线攻击谭皎，狠狠一拳打向她的脸。她被我打得偏了头，唇角也流出鲜血。她的注意力终于回到我身上，目光变得狠戾无比。

“我会带你走。”她说，“带你去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困在我结的网里，一辈子和我在一起。”

她说话的同时，缠绕在我脖子上的丝线，逐渐收紧。我感觉到呼吸渐渐困难，全身也已离地，我拼命挣扎，却是徒劳。谭皎从后面扑上来抱住我，拼命去扯我脖子上的线。

一切在瞬间突然结束。

紧紧缠绕我的丝线，忽然一下子全部抽走。我跌落在地，眼前阵阵发黑，我大口大口喘气。谭皎紧紧抱住我，我们抬起头。

那即将坠落的明月，不知何时从云层中出来了，照耀着大地。

冯嫣站在陈如瑛身后，一把匕首插入陈如瑛的后背。陈如瑛的面容变得非常僵硬，嘴里的丝线也没有了，只是嘴角还残留着一些黏液。她慢慢倒在地上，身体开始轻轻抽搐。

冯嫣整个人都傻傻的，而后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扑上去抱住陈如瑛说：“如瑛、如瑛，你怎样……”

陈如瑛低声说：“妈妈……你为什么要杀我啊……”

冯嫣抱着她，忽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谭皎扶着我，慢慢站起来。我们依然不敢靠得太近，但是冯嫣那一刀正中心脏，她是决意要杀了女儿的，陈如瑛眼看已是进气多出气少了。

“你不能杀人……”冯嫣哭道，“他们是无辜的，无辜的啊……你这个样子……你这个样子，要怎么活下去……”

陈如瑛涣散的目光，重新扫过我们身上，她轻叹，“阿遇……”

我和谭皎都没有说话。

陈如瑛的眼睛一开一合，就像突然遭受到什么强烈刺激，她的眼睛猛地睁开，看着我们，这一次，终于恢复了人死前的清明。

“你……你……为什么会……明明在地底……那条船……”她的脸色一片青白，像是看到了非常可怖之事，我心头倏地一紧，上前一步追问：“你说什么？你说的是谁？”

然而陈如瑛瞪圆了眼睛，突然笑了，又是那非常诡异阴冷的笑，分明是知道明白了什么，却不说出来。手却往下一滑，再也不动了。冯嫣

抱着她，痛哭流涕。

我看向谭皎，她的脸色也十分难看。

这是第二次了。之前言远和陈如瑛一样，也认不出我们，和我们一样，丧失了有关那条船的所有记忆。

可在死前那一刻，他们都仿佛想起了什么，看着我和谭皎，反应如此激烈。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什么令他们大惊失色？

后来，在地底，我们被洪流带去的地底，谭皎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唯独她一人，失去了一年的记忆？

为什么，在我遇到她之后，时间开始倒流？

.....

我的心就像沉进了一个深渊里，而谭皎就站在那深渊的下方，此刻正用那双永远安静而困惑的眼睛，辨不清时光流逝的眼睛，凝望着我。

然而陈如瑛已经死了，一切又找不到答案。尽管我们改变了历史，多救出唐澜澜、冯嫣，陈如瑛却死了。而我们身后，陈教授早已不知去向。

历史上，陈家的那个夜晚，或许跟今夜大同小异。只是没了我们，所以冯嫣并没有杀死陈如瑛。而事后，陈家父女并未对警方说起隐情，到底是因为陈如瑛的秘密，还是因为这个夜晚，他们都无法再回首面对？

警铃声和消防车的声音在靠近，有两个熟悉的声音，在大喊谭皎和我的名字。火光几乎已吞噬整栋别墅，照亮了我们身后的天空。我搂着谭皎，坐倒在雪地上。不远处，冯嫣摸着陈如瑛死去的脸庞，忽然笑了，自言自语说：“如瑛，你这样死了也好，就不用再受折磨了。”她又摸了另一边，是死去的苏皖的脸，说：“你其实并不知道我要什么。他也不知道。其实我是离不开这个家的，我还是要回到那里去的。”

我心中一沉，吼道：“师母！别做傻事！”可已来不及了，她突然站起，转身就朝起火的房子跑去。一转眼，人已经被火焰吞没了。

第三十九章

谭蛟二十



那天之后的一切记忆，于我而言，混乱匆忙。邬遇终于再次昏倒在我怀里，我眼睁睁看着冯嫣被烧成一团火人，看着陈如瑛死去的恬静面容，我也不知为什么，一直在流泪，那感觉仿佛与邬遇始终置身在荒野中，直至警察把我们拽离火场。

等我再次醒来，已是一天一夜之后。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外头阳光很灿烂，壮鱼坐在床边打盹儿。

“鱼……”我开口，才发现嗓音像破碎的纱线。

她猛地抬起头，露出深而静的笑，说：“总算醒了。放心，医生说你是皮外伤，只是精神受了强烈刺激，躺一天就能活蹦乱跳。”

我说：“邬遇呢？”

壮鱼静了一下，说：“他的情况没有那么好。虽然他命大，两刀没有刺中要害，但是失血过多，救治太不及时……”

我的心简直要跌进谷底。

“……抢救了几十个小时，总算脱离了危险。”壮鱼不紧不慢把话说完，“不过还昏迷着。”

我心头一块大石卸下，挣扎着起身，壮鱼一把拦住我，“喂，别给我演什么狗血剧，躺好，医生都还没看过你呢。”她按下床头呼唤铃。

我说：“有什么可看的？不是说我没事吗？我要去看看他。”

壮鱼坚持，“躺下，等医生看完再说。”说话的空当，护士已经来了，而后转身去叫医生，我只好勉强躺下。

壮鱼打量着我的神色，说：“不是说他不是你男人吗？现在紧张成这个样子？”

我答：“现在是了。”

壮鱼吹了声口哨，“你俩好了？患难见真情，干柴烧烈火了？”旁边的医生和护士都忍着笑。

我答：“还没有。但是我以后想跟他结婚。”

壮鱼：“……”

我说的是真心话，这就是我醒来后，真真切切所想的念头。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想和一个人在一起，想跟他过一辈子，以后永远在一起不分开。

就是和他，邬遇。

我抬手擦掉眼泪。壮鱼原本一脸震惊好笑，而后神色慢慢变了，她叹了口气，又摇摇头，“妈呀……”

但是，在扶我下床时，壮鱼低声在我耳边说：“恭喜你，遇到了他。”

我说：“嗯，你也加油。”

壮鱼的神色忽然有点不自然，嘀咕道：“我加个屁油，老娘年纪还小。”

我：“……”

站在重症病房的玻璃窗外，我看着邬遇的容颜，觉得跟平时有点不一样。他戴着氧气面罩，还在输血。身上也被包成了个粽子。可我觉得他的面容看起来比平日更清秀些，并不像个硬汉，而像我的大男孩。

我很想找支笔在玻璃上写几句话，等他一醒来就能看到。但是医生护士来来往往，我只好打消这个念头。我对护士说：“他一醒，你就要告诉我。谢谢了。”护士答应了，还笑着说：“你男朋友可真帅啊。”我笑笑说：“一般吧。”壮鱼在旁边冷笑。

我确实感到自己还有些虚弱，在邬遇病房外站了好一会儿，恋恋不舍磨磨蹭蹭地跟壮鱼回了病房。

“还是不告诉你爸妈？”壮鱼问。

我想了一会儿，摇头。

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时间点还会待多久，也许对于爸妈而言，只是一段模糊平静毫无异样的记忆，可于我而言，却是清晰的分离。我不想成为他们记忆中的一道影子，我怕自己会大哭不止。既然我不想做这么脆弱的女人，干脆等一切都结束，回归原位，再去寻找爸爸妈妈的怀抱吧。

而且，我现在跟邬遇这样不清不白的关系，也不太好跟他们解释。

回到房间，却发现有一个人已经在等我们了。

沈时雁一身警服，坐在窗前的阳光里，看到我们进来，目光有些说不清的动容。而后打招呼：“谭皎，周小姐。”

我早料到他会来，而且听壮鱼刚才说，那晚接到“热心市民”的报警电话后，是他力排众议，认为不是恶作剧，坚持发兵到现场，才让我和邬遇、陈教授、唐澜澜等人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和帮助。

也听说他老早就跟当地派出所打过招呼，密切留意陈家。但因为派出所驻所离陈家很远，又临近过年，等那些警察赶到时，已经来不及了。

我躺回床上，说：“沈木头，谢谢你了啊。”

壮鱼忽然淡淡说道：“这外号不错。”

沈时雁脸上闪过窘色，说：“谭皎，不要乱叫。还有你，周小姐。”

沈时雁又说：“谭皎，你现在身体还可以吗？我咨询过医生，想请你接受笔录。”

我说：“没问题。”

沈时雁看一眼壮鱼，“能不能请你先回避？”

我和壮鱼几乎同时开口。

“我想让她在这里陪我。”

“不行。万一你们严刑逼供怎么办？”

这就有点尴尬了，沈时雁扶了一下帽檐，话却是对壮鱼说的：“周

晓渔，我们警方从来秉公执法，怎么可能严刑逼供？”

壮鱼眼里闪过某种光泽，没说话。我心中却有些感慨，因为隐约记得言远案时，沈时雁给壮鱼打电话时说过的话：“……周小姐，我们怎么可能严刑逼供，我们警方秉公执法……”那时他的眼角，是否有一点笑意？

可这两人，却已重新相遇，而一点也不自知。

沈时雁开始询问我，我把那晚的情况详尽跟他说了一遍，只略去了发现的那个纸箱和陈如瑛的异常。听我讲完后，他俩的表情也变得格外沉默。后来沈时雁起身说：“我去看看那位男士的情况。”顿了顿，
“那位男士是你的……”

我答：“男朋友。”

沈时雁点了一下头，走了。

他走后，我和壮鱼反而陷入沉默。壮鱼用手拨了一会儿身旁的窗帘，忽然看向我，神色淡淡的，刚要开口，我已先开口：“你是不是要问我，跟沈时雁是不是彻底不可能了？我的答案是，绝对没有半点可能。我现在身心都属于修理工了。”

壮鱼的表情变得有点复杂。

我从床上坐起，抬手摸摸她的头说：“鱼啊，因为你半年后，也问过我相同的话。所以，放心大胆地去吧。你知不知道，我那时候看到他接你的电话，尽管那时你们才认识两天，可是他脸上的笑容，很不一样。就和现在，他看你的眼神一样，跟看别人不一样。而且你也不小了，34D 小个屁啊……”

壮鱼笑了出来，“别给老子开黄腔，我什么时候说过对他有意思了？你都嫌他一根木头。”过了一会儿，又说，“所以就算我现在跟他有任何开始，等你们离开这条时间线后，我们这些被影响的人，依然会在彼此的记忆里，成为一道模糊的影子吗？无论是在过去或未来再次相遇，还是不记得？”